

周

書

百衲本二十四史

周書

四部叢刊史部

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誄已
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殷千歲已散之民
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
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
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
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
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
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
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

又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
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
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
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
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
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
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
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
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

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
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
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
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
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
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騫
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
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
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

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
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
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
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
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
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
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
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
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

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又况慨然行
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
也臣壽臣安國臣希謹昧死上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
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

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
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
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
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
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
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
之未盡也卧予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諮

後周書目錄

凡五十卷

紀八卷

傳四十二卷

紀第一

周書一

文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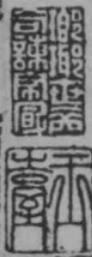
紀第二

周書二

文帝下

紀第三

周書三



後周書目錄
孝閔帝

紀第四

周書四

明帝

紀第五

周書五

武帝上

紀第六

周書六

武帝下

紀第七

周書七

宣帝

紀第八

周書八

靜帝

列傳第一

周書九

皇后

列傳第二

周書十

邵惠公顥

子什肥導護 什肥子曹
導子廣亮翼椿衆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子菩提

虞國公仲

子興

列傳第三

周書十一

晉蕩公護 叱羅協

馮遷

列傳第四

周書十二

齊煬王憲

列傳第五

周書十三

文閔明武宣二諸子

列傳第六

周書十四

賀拔勝

弟岳 兄允

念賢

列傳第七

周書十五

寇洛

李弼

弟櫛

于謹

子寔

列傳第八

周書十六

趙貴

獨孤信

侯莫陳崇

列傳第九

周書十七

梁禦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列傳第十

周書十八

王羆

子慶遠 孫述

王思政

列傳第十一

周書十九

達奚武

子震

侯莫陳順

後周書目錄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列傳第十二

周書二十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列傳第十三

周書二十一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列傳第十四

周書二十二

周惠達

馮景

楊寬

兄穆儉

柳慶 子機

列傳第十五

周書二十三

蘇綽

列傳第十六

周書二十四

盧辯

列傳第十七

周書二十五

李賢

弟遠

列傳第十八

周書二十六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徵

列傳第十九

周書二十七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

第深

列傳第二十

周書二十八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

列傳第二十一

周書二十九

王傑

王勇

宇文虬

宇文盛弟立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楊紹

王雅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列傳第二十二 周書三十

竇熾 兄子毅 干翼 李穆附

列傳第二十三 周書三十一

韋孝寬 韋魯 梁士彥

列傳第二十四 周書三十二

申徽

陸通

弟逞

柳敏

盧柔

唐瑾

列傳第二十五

周書三十三

庫狄峙

楊存

趙剛

王慶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列傳第二十六

周書三十四

趙善

元定

楊擲

裴寬

楊敷

列傳第二十七

周書三十五

鄭孝穆

崔謙 弟詵子弘度

崔猷 裴俠

薛端

薛善 弟慎

列傳第二十八

周書三十六

鄭偉 楊纂

段永

王士良 崔彥穆 令狐整

司馬裔 裴果 子孝仁 附劉志子明子陵

列傳第二十九

周書三十七

寇雋

韓褒

趙肅

張軌

李彥

郭彥

裴文舉

高賓

列傳第三十

周書三十八

蘇亮

弟湛

柳虬

呂思禮

薛澄

薛寔

李昶

元偉

列傳第三十一

周書三十九

韋瑱

梁昕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列傳第三十二

周書四十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列傳第三十三

周書四十一

王褒

庾信

列傳第三十四

周書四十二

蕭撝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圜
宗懔

劉璠

柳霞

列傳第三十五

周書四十三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列傳第三十六

周書四十四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四十五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列傳第三十九

周書四十七

後周書目錄
八
藝術

冀儁

蔣昇

姚僧垣子暹

黎景熙趙文深

褚該

列傳第四十

周書四十八

蕭詵

列傳第四十一

周書四十九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白蘭

氏

稽胡

庫莫奚

列傳第四十二

周書五十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嚙噠

粟特

安息

波斯

後周書目錄

紀第一

周書一

令狐德棻等撰

文帝上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遜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筭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惣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

國并以爲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
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生之國九世至侯豆歸
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
菟公魏道武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
陵率甲騎五百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
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陵生系
系生韜竝以武略稱韜生肱肱任俠有氣幹正
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遠近多應之
其僞署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

可孤其衆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鮮于脩禮
脩禮令肱還統其部衆後爲定州軍所破歿於
陣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帝之少子
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
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
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
尺方顙廣顙美頰鬚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
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
之少有 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

賢士大夫少隨德皇帝在鮮于脩禮軍及葛榮
殺脩禮太祖時年十八榮遂任以將帥太祖知
其無成與諸兄謀欲逃避計未行會爾朱榮擒
葛榮定河北太祖隨例遷晉陽榮以太祖兄弟
雄傑懼或異已遂託以他罪誅太祖第二兄洛
生復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辭旨慷慨榮感
而免之益加敬待孝昌二年燕州亂太祖始以
統軍從煇宋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爲
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

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太祖與岳有
舊乃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
邑三百戶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醜奴作
亂關右孝莊帝遣爾朱天光及岳等討之太
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
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閣將軍行原州事時關
隴寇亂百姓凋殘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悅服咸
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

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皆云莫
之聞也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
顯壽鎮長安秦州刺史侯莫陳悅爲天光所召
將軍衆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
而計无所出太祖謂岳曰今天光尚邇悅未有
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
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
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死不遂岳大
喜即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

長安令太祖輕騎爲前鋒太祖策顯壽怯懦聞
諸軍將至必當東走恐其遠遁乃倍道兼行
顯壽果已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太昌元年岳爲
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
常侍事无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旣破爾朱遂
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旣至并州齊神武問岳
軍事太祖口對雄辯齊神武以爲非常人欲留
之太祖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齊神
武果遣追之至關不及太祖還謂岳曰高歡非

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
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揔英雄而能克成
者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
委旣死憂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爲之備
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萬夏州
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
刺史曹泥並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
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貝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
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

馬以實五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
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悅復遣太祖詣闕請
事密陳其狀魏帝深納之加太祖武衛將軍還
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
隣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鎮之衆皆
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
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太祖
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
望風欵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

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
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
莫陳悅怙衆密邇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
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于河曲岳
果爲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
率部曲收岳屍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
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揔兵事洛
素无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
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攝領今請避位

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衆曰元帥忠公盡節
暴於朝野動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
固亦衆无所依必欲糾合同盟復讎雪耻須擇
賢者揔統諸軍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
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
謨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
罰嚴明真足恃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
之即大事集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
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陳悅不顧盟誓棄恩背德

賊害忠良羣情憤惋控告无所公昔居管轄恩
信著聞今無小無大咸願推奉衆之思公引日
成歲願勿稽留以慰衆望也太祖將赴之夏州
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永洛去平涼不遠若
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
其變太祖曰悅旣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
而反趙超屯兵永洛吾知其无能爲也且難得
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
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欲應悅密圖太祖

事發斬之太祖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諱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太祖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于時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太祖侯莫陳悅亦被勅追還悅旣附齊神武不肯應召太

祖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
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
悅及元毗還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關西
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
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讎耻以臣
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
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既爲衆情所逼權掌
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
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在此軍士多

是關西之人比日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
悉令赴關悅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
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
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
太祖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
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
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
眉皓素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有此衆然終無
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

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魏帝詔太祖曰賀拔岳旣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太祖又表曰侯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兵永洛疆梁秦隴臣以大宥旣班忍抑私憾頻問悅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悅竝維繫使人不聽反報觀其相趣勢必異圖臣正爲

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緩太祖乃與悅
書責之曰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
霧塞荆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
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旄西邁濟百姓於
淪胥西顧無憂繫公是賴勲茂賞隆遂征關右
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薄
本无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彙征之理乃
申啓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
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

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
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况在生靈安能無愧
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
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
共匡時難而貌恭心很妬勝嫉賢口血未乾匕
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覲面
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慙於地吾以弱才猥當藩
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
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

推遂當戎重比有勅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
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
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摠勒
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
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
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悅旣
懼太祖謀已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
令與悅爲黨援普撥疑之封詔以呈太祖太祖
表之曰臣自奉詔摠平涼之師責重憂深不遑

啓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侯莫
陳悅窺窬進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悅授以
內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堪爲
邊扞乞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
無益初原州刺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
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人
助歸鎮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
千襲歸擒之并獲次安伯和等送於平涼太祖
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撥又遣其將叱干保洛

領二千騎來從軍三月太祖進軍至原州衆軍
悉集諭以討悅之意士卒莫不懷憤太祖乃表
曰臣聞誓死酬恩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
歸自大都督臣岳歿後臣頻奉詔還闕秣馬戒
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拔公視我
如子今讎耻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
雪寃酷萬死无恨且悅外附彊臣內違朝旨臣
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
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

鉞夏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遵為都督鎮原州
太祖軍令嚴肅秋豪无犯百姓大悅識者知其
有成軍出木峽關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悅
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
右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
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太祖至永
洛命圍之城降太祖即率輕騎數百趣略陽以
臨悅軍悅大懼乃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
可當勸悅退保上邽以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

弼亦在悅軍乃間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
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太祖縱兵奮
擊大破之虜獲萬餘人馬八千正悅與其子弟
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太祖曰悅本與曹泥應接
不過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遵邀其前都督
賀拔穎等追其後遵至牽屯山追及悅斬之太
祖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
釐无所取左右竊銀鏤甕以歸太祖知而罪
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

其民所執舉州騷擾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渾
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互羌連結所在蜂起南
岐至于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太祖乃令
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氐鎮南秦州渭
州刺史可朱渾元還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
州事徵函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齊神武聞
秦隴克捷乃遣使於太祖甘言厚禮深相倚結
太祖拒而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
伏太祖乃徵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聲援仍令

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乃遣大都督梁御率步
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太祖之計
悅也悅遣使請援於齊神武使其都督韓
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與
軌請軌兵入關太祖因梁御之東乃逼召顯
赴軍禦遂入雍州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
勞軍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
於是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

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拒代遣
輕騎襲擒之待伯自殺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
遣徵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
率輕騎一千赴洛進授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
大行臺餘官封如故太祖乃傳檄方鎮曰蓋聞
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无間三五皇家
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
昌屯汴屢起隴巽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
蕩定有期而乘輿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

識庸下出自輿皂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
力戎行靦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
挾姦回乃勸爾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
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
勸吐萬兒復爲弒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
晉泰欲竊威權竝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
河北假討爾朱亟通表奏云取讒敗旣行廢黜
遂將篡弒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
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胡戴聖明誠非

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
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竄竄生人
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痍動挂網羅故
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閣將軍
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无
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
但以女妓志未從恐先洩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
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
齋竝使入居樞近伺國閒隙知歡逆謀將發相

繼逃歸歡益加撫待亦无陳白然歡入洛之始
本有姦謀令親人蔡攜作牧河濟厚相恩贍以
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勲
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
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
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攜拒
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
等徑趣石濟高隆之疋婁昭等屯據壘關韓軌
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曰天子數論得失言毀

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異茲大寶谿壑可盈
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
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
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師四隩來暨人盡
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
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
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銳師百萬
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
匪怪况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

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籠
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乃具天地毒
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
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
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
俱前輾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人
黎或州鄉冠冕或勲庸世濟竝宜捨逆歸順立
効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
歟太祖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

聲言欲西其意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羅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羅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秋七月太祖師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邑魏帝親揔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

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
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
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
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
二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
棄椿還給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從洛
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
太祖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
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

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
顏責在朕躬无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披草
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太祖決焉仍加授大
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
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太祖固
讓詔敦諭乃受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
主配太祖未及結納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
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
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

瑾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討瑾虜其卒七千還
長安進位丞相冬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
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十一月遣儀
同李諱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諱引河
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閏十二月魏
孝武帝崩太祖與羣公定策尊立魏南陽王寶
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紀第一

周書一



紀第二

周書二

令狐 德棻 等撰

文帝下

魏大統元年春正月己酉進太祖督中外諸
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
讓王及錄尚書事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
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
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
月太祖以戎役屢興民吏勞弊乃命所司斟酌

今古叅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爲
二十四條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東魏襲陷夏州留其將張瓊許和
守之夏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
部叛入東魏太祖勒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
及而還

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
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
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倚吾三面又

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
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
以來秦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
其不意襲之必克克秦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
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
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
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无遠鬪意又
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
造橋未能徑渡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

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
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
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
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
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弃城走齊
神武亦撤橋而退企子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
刺史杜密太祖還軍長安六月遣儀同十謹取楊
氏壁太祖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太祖受錄尚
書事餘固讓乃止秋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丁丑

太祖率李弼獨孤信梁紇崇趙貴于謹若干惠怡
峯劉亮王真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
將東伐至潼關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
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无貪
財以輕敵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
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槃豆
東魏將高叔禮守柵不下謹急攻之乃降獲其戎
卒二千送叔禮于長安戊子至弘農東魏將高干
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于時連雨太祖乃命諸軍

周書卷第二
冒雨攻之庚寅城潰斬徼伯虜其戰士千高干
走度河令賀拔勝追擒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
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
至是各率所部來降齊神武懼率衆十萬出壺
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
河南是歲關中飢太祖旣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
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齊神武將度乃引軍入關
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熊巖守知不可
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

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

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
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間鼓聲而起
申時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
搃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
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
爲二隊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
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
萬留其甲士三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
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

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太祖柱
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口李弼等十二將亦進
爵增邑并其下將之賞各有差遣左僕射馮翊
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
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荊州賀拔勝李弼度河
圍蒲坂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
崇禮弃城走勝等追獲之太祖進軍蒲坂略定
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農
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弘農聞其軍敗退守

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復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宿皆來附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太祖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

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郝椿以州來附

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

魏遣其將侯景庫狄干高敖曹韓軌可朱渾元

莫多婁代真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其

後先是魏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太祖

率軍救信魏帝亦東八月庚寅太祖至穀城莫多

婁代真文可朱渾元來逆臨陣斬代真文元單騎遁

免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是夕魏帝幸

太祖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

之至于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邛山為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其甲士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弃其卒先歸開府李諱念賢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曹定乃班

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
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在關中留守兵少
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爲亂及
李諱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魏太子出
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
人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
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
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

魏帝留止閩鄉遣太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
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子女咸相賀華州
刺史導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
祖會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長安
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於是乃定魏
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冬十月東魏將侯景弒
陷廣州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奔
城走都督趙剛龍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
復內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鵠將侵荊州太祖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還夏茹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七年春三月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叛遣開府于謹討平之冬十月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夏四月大會諸軍於馬牧冬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太祖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皂莢齊神

武退太祖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太祖率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遠爲前軍至洛陽遣開府于謹攻栢谷塢拔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灑上以引之齊神武果度河據邛山爲陣不進者數日太祖留輜重於灑曲士皆銜枚夜登邛山未明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神武軍悉虜

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神武軍
復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還既入關屯渭上齊神
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太祖
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報曰公膺
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无遺筭朕所以
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
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
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
右以增軍旅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唐書紀五
九
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後所
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爲中興未式乃命尚
書蘇綽更損益之摠爲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
簡賢才以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
之間百姓便之冬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二年春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
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
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已爲治若其
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

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雋
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
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
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
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
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
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
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
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

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
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
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
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
之道没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
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
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
審已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
加王爵不虛授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冬十月大

閱于白水遂西狩歧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民張保
害刺史成慶以州應仲和太祖遣開府獨孤信討
之東魏遣其將侯景侵襄州太祖遣開府若干
惠率輕騎擊之至穰景遁去夏五月獨孤信平
涼州擒仲和遷其民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
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太祖大會諸軍於
咸陽九月齊神武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力戰
拒守齊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會齊神武有疾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于方城是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齊文襄遣其將韓軌庫狄干等圍景於潁川三月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秋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太祖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太

祖奉魏帝西狩于歧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太祖長子毓爲寧都郡公食
邑三千戶初太祖以平元顯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
縣子至是改縣爲郡而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夏
五月進授太祖太師太祖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
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比長
城大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遂還旣
至帝疾已愈於是還華州是歲東魏遣其將高
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

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南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夏六月潁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以本朝有難帥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暉舉郡來附太祖使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率衆來寇暉以郡叛太祖大怒冬十月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孫儉討

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是歲盜
殺齊文襄於鄴其弟洋討賊擒之仍嗣其事是爲
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禮率衆來援安陸楊忠逆擊
於滎頭天破之擒仲禮悉虜其衆馬岫以城降三月
魏帝封太祖第三子震爲武邑公邑二千戶先是
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與其叔父荊州刺史湘東
王繹不睦乃稱蕃來附遣其世子養爲質及楊
忠擒仲禮繹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夏五月齊

周書紀第一
文宣廢其圭元善見而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
東伐拜章武公道文爲大將軍摠督留守諸軍
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
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
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
遂入於齊矣

十七年春二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
宰摠百揆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
討擒之冬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

魏興大將軍達奚悉出散關伐南鄭

魏廢帝元年春孟雋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夏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農侯蕭循以州降武執循還長安秋八月東梁州民叛率衆圍州城太祖復遣王雄討之侯景之克建業也還奉梁武帝爲主居數旬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而廢綱自立歲餘綱弟繹討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彥來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二年春魏帝詔太祖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

唐書紀第三
十四
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
太祖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
王蕭紀於蜀夏四月太祖勒銳騎二萬西踰隴度
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五月
蕭紀潼州刺史楊軌運以州降引迥軍向成都秋七
月太祖自姑臧至于長安八月克成都劔南平冬十
一月尚書且元烈謀作亂事發伏誅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
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

爲上又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爲華州北雍爲宜
州南雍爲蔡州華州爲同州北華爲鄜州東秦
爲隴州南秦爲成州北秦爲文州東荆爲淮州
南荆爲昌州東夏爲延州南夏爲長州東梁
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靜州陽都爲汾州南
汾爲勳州汾州爲丹州南幽爲寧州南岐爲鳳州
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涇州南襄爲湖州西涼爲甘
州西郢爲鴻州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北應爲輔
州恒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寧州爲麓州義州爲

巖州新州爲温州汧州爲沔州西安爲鹽州安州
爲始州并州爲隨州肆州爲塘州冀州爲順州
淮州爲純州揚州爲潁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
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
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魏
淮安王育廣平王慧昇等垂泣諫之帝不聽於是太
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
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

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
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
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
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告諭公
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
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固能革變厥心
庸旣早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
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
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詔封太祖子諱爲輔

城公憲為安城公邑各二千戶茹茹乙旃達官寇廣武五月遣柱國趙貴追擊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而還秋七月太祖西狩至於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景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

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
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譽爲
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
丹陽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爲主魏氏之初統
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
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
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冬十一月遣大將軍

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辨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夏四月太祖北巡狩秋七月度北河王琳遣使來附以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魏帝封太祖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二千戶

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
子冬十月乙亥崩于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
五十二甲申葬于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
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太
祖知人善任使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
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
獲囚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
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
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

史臣曰水曆將終羣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覺
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闕
闕九鼎睥睨兩宮而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巨
君篡盜終成建武之資仲穎凶殘實啓當塗之
業天命有底庸可滔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
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
聖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
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
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籍甲兵之衆恃戎馬

之疆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
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
霸以弱爲彊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
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
魏晉憲章古昔脩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
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
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
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
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者漢獻蒙塵曹

唐書紀第二
十九
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勲
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城擊
琴瑟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
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紀第二

周書二

紀第三

周書三

孝閔帝

令狐德棻等撰

孝閔皇帝諱覺字陀羅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太祖崩景子嗣位太師大冢宰十

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為周公庚子禪位于帝詔曰子聞皇天之命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其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子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遐邇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于唐虞之彛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怫于天道而不歸

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勲德于
天地丕濟生民洎公躬又宣重光故玄象徵見
于上謳訟奔走于下天之歷數用實在焉子安
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于公公其享茲大
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
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紱固辭公卿百辟勸
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于大司馬
府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
官于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

大赦天下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四
百官奏議云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
天革民視聽也逮于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
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
水寔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
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烏制曰可以大司
徒趙郡公李弼爲太師太宗伯南陽公趙貴爲
太傅大冢宰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爲太保太宗
伯柱國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

諱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黑寧小司寇陽平
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
尉遲迴等竝柱國壬寅祠圓丘詔曰予本自神
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肇
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
于明堂以配上帝廟爲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
祠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祠太廟丁未會百官
于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曰上天有命革
魏于周致予一人受茲大號予惟古先聖王罔弗

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
又當草昧若弗尚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
有聞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
教何者不宣時政有何不便得無脩身潔已才
堪佐世之人而不爲上所知冤枉受罰幽辱于
下之徒而不爲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爲有司所
申鰥寡孤窮不爲有司所恤旣黎庶衣食豐約
賦役繁省災厲所興水旱之處竝宜具聞若有
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辛亥祠南郊壬子

立王后元氏乙卯詔曰惟天地草昧建邦以寧
今可大啓諸國爲周蕃屏於是封太師李弼
爲趙國公太傅趙貴爲楚國公太保獨孤信爲
衛國公大司寇于謹爲燕國公大司空侯莫陳
崇爲梁國公大司馬中山公護爲晉國公邑各
萬戶辛酉祠太廟癸亥親耕籍田景寅於劔
南陵井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遂寧郡置遂
州二月癸酉朝日于東郊乙亥改封永昌公廣
爲天水郡公戊寅祠太社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

伏誅詔曰朕文考昔與羣公洎列將衆官同心
勅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載迭相匡弼
上下無怨是以羣公等用升余于大位朕雖不
德豈不識此是以朕於羣公同姓者如弟兄異姓
者如甥舅冀此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
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
朕與万俟幾通叱奴興王龍仁長孫僧衍等陰
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
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興言及此心焉如

痲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爲天下守法安敢以私
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貴
通興龍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一房餘皆不問惟爾
文武咸知時事太保獨孤信有罪免甲午以大
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太保大司馬晉國公
護爲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爲大司馬
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
貴爲柱國己亥秦州涇州各獻木連理歲星守
少微經六十日三月庚子會文武百官班賜各有

差已酉柱國衛國公獨孤信賜死壬子詔曰浙州
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憊焉其當州租輸未
畢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檢有窮餒者並加
振給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減二夏四月己巳以少
師平原公侯莫陳順爲柱國壬申詔死罪以下
各降一等壬午謁成陵乙酉還宮丁亥祠太廟
五月癸卯歲星犯太微上將太白犯軒轅己酉
槐里獻白鷄帝欲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湏
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

甲辰月掩心後星辛亥祠太廟熒或犯東井北
端第二星八月戊辰祠太社辛未詔曰朕甫臨大
位政教未孚使我民農多陷刑網今秋律已應
將行大戮言念羣生責在於朕宜從肆眚與其
更新其犯者宜降從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
限者不從此降甲午詔曰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
求衆才以又厥民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
者軍列九人被舉之人於後不稱厥任者所舉官
司皆治其罪九月庚申詔曰朕聞君臨天下者非

由一人時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諸軍人不
霑爵封者宜各授兩大階改太守爲郡守帝性
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司會李植軍司馬
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
伯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謀請帝誅護帝然之
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密白護護乃出植
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鳳等遂不自安
更奏帝將召羣公入因此誅護光洛又白之時
小司馬尉遲綱摠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共謀廢

立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既至以次執送
護第並誅之綱仍罷散禁兵帝方悟無左右獨
在內殿令宮人持兵自守護又遣大司馬賀蘭祥
逼帝遜位遂幽于舊邸月餘日以弑崩時年十
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慎始
敬終有國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義崇追遠
禮貴尊親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
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
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

蕭牆白獸噬驂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弑酷
乘輿寃結生民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
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迺
於南郊上諡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史臣曰孝閔承旣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柴天竺
物正位君臨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黃初代德
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竈氏主懷芒刺之疑
祭則寡人臣無復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紀第三

周書三

紀第四

周書四

人狐

德棻

等撰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母
曰姚夫人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
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十六年行華
州事尋拜開府儀同三司宜州諸軍事宜州刺
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將軍鎮隴右孝閔帝踐
祚魏女進位柱國轉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治有美

政初采民懷之及孝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
於歧州秋九月癸亥至京師止于舊邸甲子羣
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
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
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
軍白旱公尉遲綱為柱國乙酉祠圓丘景戌祠
方丘甲午祠太社柱國陽平公李遠賜死是月
梁相陳霸先廢其主蕭芳智而自立是為陳
武帝十月庚子祠太廟丁未祠圓丘丁巳詔曰

帝王之道以寬仁爲大魏政諸有輕犯未至重
罪乃諸村民家有犯乃及數家而被遠配者並
宜放還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宮庚辰以
大將軍輔成公諱爲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
午詔曰善人之後猶累世獲宥况魏氏以德讓
代終豈容不加隱卹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
以來所有沒入爲官口者采心宜赦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象宰晉公護爲太師辛亥
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雍州置十二

郡又於河東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
正平置絳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二月癸
未詔曰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遠近爲父母
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于隍賊之境土本同大化
往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場之間互相抄掠
興言及此良可哀傷自元年已來有被掠入賊者
悉可放免自冬不雨至于是月方大雪三月甲午
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遣柱國高
陽公達奚武與大將軍楊忠率衆迎之改雍州

刺史爲雍州牧京兆郡守爲京兆尹以廣業脩
城二郡置康州葭蘆郡置文州戊申長安獻白
雀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
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旣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夏四月己巳以太師晉公護爲雍州牧庚午熒
惑入軒轅辛未降死罪一等五歲刑己下皆原
之甲戌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
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太宗伯六月
癸亥嘽達遣使獻方物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

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安爲萬年縣並
治京城辛未幸昆明池壬申長安獻白鳥遣使
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骼埋胔秋七月甲
午遣柱國寧蜀公尉遲迥率衆於河南築安樂
城景申順陽獻三足鳥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
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
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鈞
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
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翌異翼翔此靈禽文考

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
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體景福在民予
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
官普進二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大將軍
楊雄並爲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
紹魏後丁未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
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
漬晚菊寒井落踈桐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
風冬十月辛酉還宮乙丑遣柱國尉遲迥鎮隴

周書帝紀四
右長安獻白兔十二月辛酉突厥遣使獻方物
癸亥太廟成辛巳以功臣琅耶貞獻公賀拔勝
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壬午大赦天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
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揔焉初改都督
諸州軍事為揔管景辰封大將軍章武孝公
導子亮為永昌公翼為西陽公三月癸巳陳六
軍帝親擐甲胄迎太白於東方秦郡公直鎮蒲
州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

率衆討之四月戊午武當郡獻赤烏甲戌雲
秦州獻白馬朱鬣五月戊子詔曰皇王之迹不一
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爲
紀是以容成創定於軒轅羲和欽若於唐世鴻
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
曆明時故曆之爲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
則差分積命時時積斯舛開闢至于獲麟二
百七十六萬歲晷度推移餘分盈縮南正無聞
疇人靡記暑往寒來理乘攸序敬授民時何其

積謬昔漢世巴郡洛下閱善治曆云後八百歲
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應其運矣朕
何讓焉可命有司傍稽六曆仰觀七曜博推
古今造我周曆量定以聞己亥聽訟於正武殿
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
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
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諱爲大司空乙卯詔曰比
屢有紕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
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

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廩倉廩與海
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
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旣遠一不須
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可知者
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閏月
庚申高昌遣使獻方物六月戊子大雨霖詔曰
昔唐咨岳嶽殷告六眚覩災興懼咸寘時雍朕
撫運應圖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

雨作沴害麥傷苗墮屋漂垣洎于昏墊諒朕
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由公卿大夫士
爰及牧守黎庶等今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罔
有所諱朕將覽察以荅天譴其遭水者有司
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
勲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
權輿拯彼橫流匡茲頽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
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銳櫛風沐雨
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國剖符

子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其傷之凡是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薨兄子蒨立是謂文帝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為帝大赦改元壬子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為益州摠管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為梁州摠管辛未進封輔城公邕為魯國公安城公憲為齊國公秦郡公直為衛國公正平公招為趙國公封皇弟儉為譙國

公純為陳國公盛為越國公達為代國公通為冀國公道為滕國公進封天水公廣為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為鄭國公武陽公丘盧寧為楚國公博陵公賀蘭祥為涼國公寧蜀公尉遲迴為蜀國公化政公宇文貴為許國公陳留公楊忠為隨國公昌平公尉遲綱為吳國公武威公王雄為庸國公邑各萬戶冬十月甲午以柱國吳國公尉遲綱為涇州摠管是月齊文宣帝薨子殷嗣立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迴為秦州摠管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
戲焉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
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
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
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
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
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
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
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等並立勲効積

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今朕續承大業處
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
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
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
庶豐足九州未三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瞑
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
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
雖沒九泉形體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
幼稚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

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
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世
道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
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
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
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
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
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
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葬

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
傷生聖人所誡朕旣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
凡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
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
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
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古三年
之內勿禁婚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
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准此以類爲斷死
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其詔即帝

口授也辛丑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諡曰明皇
帝廟稱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
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
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
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
農以來訖于魏末叙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
文章十卷

史臣曰世宗寬仁遠度叡哲博聞處代邸之尊
實文昭之長豹姿已變龍德猶潛而百辟傾心

周書帝紀四
萬方注意及乎迎宣黜賀入纂大宗而禮貌功
臣敦睦九族率由恭儉崇尚文儒疊疊焉其有
君人之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鳩
毒潛加享年不永嗚呼惜哉

紀第四

周書四